



葫豆雀與鳳凰蛋

葫豆雀与鳳凰蛋

——藏族民間故事、寓言集——

蕭崇素整理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葫豆雀与鳳凰蛋

蕭崇素整理

冉銳光 杜琦 張克仁插圖

*

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号)

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号

重慶市印制公司印刷

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2 $\frac{1}{2}$ 字数47千

195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6,000

目 次

■ 麟 姑 娘	[1]
若尔 藏 的 归 來	[22]
妹 妹 鳥	[33]
被 惩 罰 的 烏 鴉	[39]
窮 人 与 財 主	[44]
背 金 面 巢 的 獸 子	[52]
寓 言	
葫 豆 雀 与 鳳 凰 蛋	[62]
六 个 东 西 的 活 路	[66]
獵 虎 的 黃 鼠 狼	[67]
貓 与 老 鼠	[71]
猴 子 和 月 亮	[73]
想 做 新 郎 的 孔 雀	[75]

髒 姑 娘

从前，有一个孤苦的小姑娘，她自幼死了爹娘，寄居在叔父家里。

这叔父心地險惡，待人不好，左右鄰居都称他做“習勒那”（黑心人）。他的小兒子性情溫和，对人和善，人們都称他做“習勒不朗”（好心人）。姑娘的名字叫“澤朗甲尔摩”，这是她的媽媽在世时給她取的。但自从她被收留在叔父家里以后，叔父不准人叫她这个美丽而好听的名字，只准叫她做“卡拉卡西比”（髒姑娘）。哥哥很爱这个堂妹，心中本來不願这样叫她，但是为了害怕父親，也只好把她叫做卡拉卡西比了。

每天天不亮，習勒那就叫醒这个十四歲的孤女，要她做家中一切雜事：上午叫她赶着羊羣到远远的山上去放牧；晚上回家时，还要她背水、砍柴、做晚飯，直到深夜都不讓她休息。睡覺的时候，就讓她在樓下和羊羣睡在一起。

哥哥虽然时常可憐她，同情她，但因为年紀小，在兇惡的父親面前不敢哼声，只在沒有人看見时，对她說几句安慰的話，或者悄悄帮她砍柴、背水，使她能够得到一点休息。

一天夜里，有一只狼鑽進圈來把羊拖走了，姑娘嚇得直叫，一家人都驚动了，習勒那点起火把追狼，沒有追着，回來大发雷霆罵道：“卡拉卡西比，你这个敗家精！你吃閑飯不說，

还安心把这个家败完，讓你活着还不如把你打死的好！今天看我來收拾你！”說着就上樓去找棍棒。

哥哥看見父親那付兇惡的樣子，一時急了，就向妹妹說：

“妹妹，逃吧，逃吧！看樣子，他今晚會打死你的。”

妹妹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，腿也嚇軟了，當然更不知道自己該往哪里逃才好。

“妹妹，快逃！他下樓來了。快逃，快逃！”哥哥催促着她。

“阿哥，我……我……我嚇壞了，腿軟得走不動路，我……我……我逃到哪里去呀？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哥哥想着她可以逃的地方，終於倉皇地說：“你逃到那井泉旁的石洞里去吧！我會來照料你的。不過，我不喊你出來，你千萬不要出來！水打濕你的衣裳，你也不要做聲呵。”

說完，就推着她出門，要她快跑。姑娘無法，只好踉踉蹌蹌地在黑暗中向井泉邊跑去。

習勒那拿着棍棒下樓來時，姑娘已不知去向。他到處找尋，又咆哮咒罵着，直到天亮，罵疲乏了，才自己上樓去睡。

從這天起，哥哥背水時，就悄悄把食物帶給她，又囑咐她千萬不要出來，因為他父親還日夜在到處找尋她。

有一天，他偷偷地把藏起來的饅頭揣在懷里給妹妹拿去時，却被他父親看見了。他父親一聲不響，暗暗跟在他身後，看他究竟把饅頭帶到哪里去。

他到了井泉邊，像往常一樣，把背水桶放下，把饅頭丟進洞



去，然后急急忙忙打好了水就往回走。这时，妹妹在水淋淋的石洞里实在熬不住了，她喊着二哥说：

“阿哥，阿哥！我在洞里实在熬不住了。这洞里到处都在滴水，我的手已泡得没有一点血色了；脚也泡得肿胀起来；头髮每天都是湿的；衣服也濫成一片一片的了。阿哥，我要出来，我要出来，你让我出来吧！”

“妹妹，你不能，你不能呀！……”哥哥惊惶的看着左右说。

但这些话，已被藏在深草里的習勒那听见了。他一下跳出来，跑进洞去，抓着姑娘的头髮，把她拖出洞外，就在井泉旁用拳头和脚尖重重地踢打她。

哥哥实在忍不住了，只好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他父亲的拳

头，忙对他妹妹喊道：“妹妹，妹妹，你快跑呀！”她才猛然醒悟，掙扎着翻起身來往溝里跑。

她在溝里無处藏身，看見一座水磨，就藏在水磨下面，几天几夜不敢出來。

哥哥掛念着她，又借砍柴的机会，到溝里去找她。看見她衣服的破片掛在蒺藜上，才在水礮下面把她找着。兩人見了，抱着头伤心地哭了起來，哥哥說：

“妹妹，这里能够藏就藏藏吧！但是白天千万不要出來，我爸爸会找着你的。吃的我想法給你送來。”

“阿哥，你不送吧！叔叔会知道的。”

“那你不餓么？餓久了会死的呀。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妹妹沒有話說，只是嗚嗚嗚地啜泣着。

从这天起，哥哥借着砍柴和做索子^①的机会，把饅饅帶給她。她就日夜藏在这水磨下面，吃哥哥送來的饅，喝身旁流过的清水过日子。

过了几天，習勒那看見習勒不朗出去得勤了，心里疑惑，又暗暗跟着他進溝去。

当他正在四处找尋时，忽然聽見水磨附近有人談話的声音：

“再忍耐兩三天吧！过几天我就可以帶你上山去了。”这是男孩子的声音。

“这里無論怎样苦，总比家里好；就是头上有个縫，上面常常有灰和面粉飛下來，飛進我的眼睛。呵喲！阿哥，你

看，面粉又落進我的眼睛里了。”这是姑娘的声音，說得那么低，又那么柔和和親暱。

習勒那一听見这声音，登时臉都气青了，立刻撿起路旁的石塊，鑽進水磨下面，就向姑娘打去，恰恰打着姑娘的額角，打得鮮血直淌。習勒不朗看見他那样兇狠，用力把他抱住，急忙招呼妹妹說：

“阿妹，逃，快逃！”

妹妹非常驚恐，只好一人踉踉蹌蹌地往深山里逃走。逃了很远，还听得見習勒那在山下向習勒不朗吵鬧咆哮的声音。

三天后，哥哥又上山來找她，依着做索子的經驗和草上的脚印子，終于在一个山洞里找着她了。

哥哥帶來了一袋饅饅和糍粑，还有他媽媽留下的一只銀手鐲。他把这些交給妹妹說：

“阿妹，这家你住不下了，这一些饅饅和糍粑，是我偷偷拿來給你的；这是媽媽留下的一只銀鐲子，也是我偷着拿出來的，你帶着这些走吧！翻过这几匹山，向草地走，走得远远的，那里的人过活得好，只要人勤快，好心人一定会收留你的，等我長成大人，能够离开家时，我就到草原里來找你。”

說完，兄妹兩人就抱着头大哭起來，很久都不分开。最后，还是哥哥硬着心腸，替妹妹从山澗中舀來清泉，讓她把饅饅吃飽；又用藥草和樺樹皮，替她把額上的伤口貼好。然后帶她到山前，指点她到草原去的路，直到这一边啼哭，一边走着的妹妹，一步挨一步走入林中不見时，哥哥才难过地噙着眼淚回家。

姑娘独自在深山里鑽來鑽去，餓了就吃怀中的大饃，渴了就喝路旁的泉水，疲乏时就在岩洞或深草中睡一觉，只是到了晚上她却不敢睡，整夜都驚恐地掙着大眼睛，提防四圍野獸的襲击。

这样走着、走着，足足走了几十天，已經走進了草原，但他却从沒遇見過一戶人家，也沒有遇見過一隊过路的牦牛隊。她看看粮食快要吃完了，人也实在走不动了，只好坐下來，撫着紅腫了的双脚，在草原里放声大哭起來。

她的哭声实在太小了，在这遼闊的曠野里甚么迴响也沒有喚來，只喚來了二三只秃头的巨鵬在她头上盤旋，像在等候遇災的旅行者作为牠們的獵物；还喚來了四五只河边鳥，同情地向她低声啁啾着。

又餓了几天，她实在忍受不住了，才开始挖掘草根充飢。她挖到了一种人參果，这甜甜的有着乳汁般白漿的草根，使她稍稍有了精神，才又掙扎着往前走。

她一路挖着人參果吃，又往前走了几十天。一天下午，她实在走不动了，就坐在荒草中哭泣。哭着哭着就睡去了。当她醒來时，已經天黑了，甚么也看不見，只聽見远处有餓狼和怪鳥的嗥鳴声，她努力向四圍探尋，想找一个比較安全的地方。忽然看見远处有一点灯光，越看越亮，她心里又驚又喜，心想：“那是灯光，那是灯光，那里一定是人住的地方，若有人那多好啊！我已經好多天沒碰見一个人了，若再碰不到人，我怎么活得下去呵！”她一下子有了勁，兩

脚也不觉酸痛了，急忙动身往灯光那兒走去。

走了很久，才走到一个洞边。原來那灯光是由洞中发出的。她心里犹豫，不敢進去。忽然，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朗的、年輕的声音向她喊道：

“小客人，進來吧！这里菜飯都給你預备好了。你進來坐坐吧！”

她吃了一驚，埋着头說：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甚么也不要，只要一点吃的。”

“不！”那一个年輕的声音說：“你是我的客人，这里客人实在太少了，你大胆進來吧！”

她听那声音是那样柔和，那样清朗，她好久沒听見過这样的声音了，不知不觉就一步一步往里走。但当她走進洞时，她却嚇得驚叫起來。

原來洞內是一間很寬大的廳房，正面有一个石桌，石桌上擺滿菜餚，还热騰騰地冒着气。室内空洞洞的，只有一个脸上生滿黑毛的熊头人坐在石桌的上方。

她嚇得倒退了几步，心想自己一定走進山妖的洞里了；一定会被这山妖吃掉。她想跑，却跑不动。那熊头人又說話了：

“小客人，你千万不要怕！我虽然生得这样，但心地却是善良的。坐下吃吧！吃了，去睡，你將來会明白，我和你是一样不幸的人。”

那清朗的声音里又帶点哀愁，听了使人不禁有些感动。姑娘仍然迟疑着，对他說的話不完全懂，只倚着岩石，驚疑

地問：

“你，你，你……你不会吃掉我嗎？”

“唉，不会！”說完，又沉思了一陣，然後說：“若是你怕，我就走開吧！但是你应该飽飽地吃一頓，然後在右邊房裏去睡。你答應我吧，我的小客人！”

姑娘沒說話，只點了點頭。當她一點頭，熊頭人就不見了。

她肚里十分飢餓，又看見那熊頭人走開了，並且又看出他的確沒有甚麼惡意，才蹣手蹣腳地走到桌前，看見桌上擺滿了從沒吃過的好吃的東西，就不知不覺坐下來飽飽地吃了一頓。吃完後，人疲倦得不能動，一下就倒在桌旁睡着了。

第二天醒來時，她發現自己睡在一間寬大的床上，睡得非常舒適快暢，覺得只有幼年時睡在自己媽媽的懷里才這樣舒服過。

她剛剛睜開眼，那明朗的年輕人的聲音，又在呼喚她，指示她吃飯的地方。但她却看不見那說話的人。

她住在这里，這個聲音總是這樣照料着她，彷彿它隨時都在她身旁一樣，但總看不見人。日子一久，她對這聲音感到親切，感到安慰；但又感到一種歉意。終於有一天，她向那聲音說：

“熊頭人大哥，我再不怕你了，你不要躲着我吧！”

“哈，哈，哈！你不是曾問過：‘你不会吃掉我嗎’？現在你不怕了？”

“不怕了！”姑娘說。

熊头人突然出现在她面前。她看见他虽然长着熊头，但却是这样温和有礼。她再不感到有甚么可怕，只是感到他可亲了。

这熊头人非常忙碌，一天到晚都做着两件事：一件事是每天早晨用水去浇洞里的一株长青树，这树是四季不凋的；另一件事是每天用铁在炉里打着铁链。从这天起，姑娘自愿去帮助他，每天为他浇树；当他打铁时，又替他拉风箱，作助手。

三年过去了，树长得有熊头人一样高了；铁链也打了无数个了。一天，熊头人对她说道：

“好客人，谢谢你的帮助！我有件事情求你，你能帮助我吗？”

她见他说得那样庄重，不觉吃惊，就回答他道：

“熊头人大哥，你看我被人欺负，走到草原里来，几乎被野兽吃了，幸喜你收留我，待我比亲妹妹还好，我怎能不帮助你呢！”

“我怎么說呢？”熊头人沉思一下說。“明白告诉你吧！我不是普通的人，我本是南方‘擋風山神’的儿子，我为了保护百姓的庄稼，阻挡了北方的‘冰山土司’，才被他拘禁在这里，转眼就十年了。那长青树是我的生命树，我一直在这里等待，要等待一个善心的姑娘来看守它，灌溉它，它就会永远不枯萎，我也就永远有勇气和力量与敌人打仗。现在，你若能守护着它，日夜灌溉它，我就有勇气和力量去对付我的敌人。因为，我的铁链已经打成了。”

姑娘眼中闪着光辉，紧紧握着熊头人的手，表示她完全

願意照他委託的話去做。

但熊头人又警告她說：

“姑娘，这究竟是可怕的事呵！我去和‘冰山土司’打仗，可能受伤，也可能死去。但只要你有信心，一心一意地澆着樹，我就死去也可以活過來；而且我走了以后，你要緊閉着洞門，無論聽見甚么声音，你都不要害怕，因为‘冰山土司’無論如何也沒法進这山洞的。”

“放心吧，一切都听你吩咐！”

“謝謝你！”熊头人向她平举兩手躬身，行了一礼。

“不要謝我还要謝你哩！”姑娘也平举兩手躬身向他还礼。

第二天，天還沒亮，洞外就奔騰着許多馬蹄声和刀劍碰击声。这时熊头人已經不在了。姑娘急忙关上洞門，并且把洞內一切石凳和石桌都搬去把門抵住，然后就运水去澆樹，日夜守在那樹的旁边。

第一天樹很茂盛，洞外的砍殺声也稀少了，馬蹄声也走远了。但到第二天，砍殺的声音又逼近了洞門口，馬蹄声、刀劍声、喊殺声响得天崩地裂。姑娘心中懼怕，但想起熊头人的話，又鎮靜下來，只一心一意地澆着樹。

到了第三天，洞外喊殺声更震得地动山搖，姑娘也更專心地澆着樹。但当喊声又接近洞門时，樹突然枯萎下去了。姑娘心急，忙用水澆，澆了很久仍然無效。她想到熊头人曾說過，樹若枯萎了，他就將死去的話；想到熊头人被拘禁的不幸和对她的恩情，她不由一下子滴下淚來。当眼淚一滴在樹上时，樹又突然活了過來，同时洞外的喊殺声也一下子被压

下去，而且
慢慢地靜寂
無聲了。

姑娘心
里喜 欢 極
了，急忙繼
續搬着水澆
樹，樹也越
來 越 茂 盛
了。

正在这
时，那听熟
了的清朗的
声音在洞外
喊道：



“開門，開門，我回來了！”

姑娘清清楚楚听出了是熊头人的声音，她急忙替他開門。但進來的不是熊头人，却是一个壯健雄偉的年輕騎手。

姑娘吃驚的吼叫說：

“你是誰？出去，出去！”

說着就拿着棍棒要打他。

那青年擋过她手中的棍棒含笑着說：

“小客人，你听听我的声音吧！你不認得我了嗎？”

她清楚記得，这声音确是她几年來听熟了的，但这人却

是誰呢？

正当她疑慮不解時，青年說了：

“姑娘，你還記得我曾說過的嗎？我說過我是和你一樣不幸的人，是南方‘擋風山神’的兒子，因為被‘冰山土司’打敗了，才被他拘禁在這裡，把我咒成一個熊頭人的。因為你守著我的生命樹，用眼淚救了我，使我轉敗為勝，打敗了‘冰山土司’，破了他的咒語，因此我不再是熊頭人了。姑娘，你不相信嗎？若你不信，我仍然可以走開……”

說完，用深情的眼睛看著姑娘。

姑娘由他的聲音、身裁、姿態看出，他確是這三年來互相陪伴的熊頭人，再不忍心讓他走了，只顫聲的說：

“你，你，你……你若是熊頭人大哥，你就住下吧！因為你，你，你才是這裡的主人呵。”

“是主人！哈，哈，哈，哈……”他放聲大笑起來，笑得那樣爽朗和快樂，好像他今天特別的高興。

姑娘看著他，他也看著姑娘，姑娘一下子感到不好意思，把頭埋了下來。

那青年又用他那清朗、柔和的聲音說：

“姑娘，你就永遠留在這裡，和我一樣做主人吧！”

“那……不，不，不，不……”她有點吃驚，但立刻又改變口氣說：“我，我，我……配嗎？我只能給你做一個婢女呵！”

“不是婢女，是主人！因為你救過我。”

從此，他們就一同住在洞中，青年每天帶著姑娘騎馬出去，站在洞外草原上，去看天邊往來飛馳的雲朵。



一天，他指着那些云朵向姑娘說：

“你看，他們要來了，他們要來归还我的东西了！他們要还我的官寨、百姓、牛羊、庄稼地，那些奔馳着的云朵全是‘冰山土司’的人馬，他們正在搬着东西。你看，他們多么忙呀！”

姑娘驚奇地看着天边像人形的奔馳着的云朵。

“但我們的官寨应当放在哪里呢？我們要先指給他們。以后，我們就不再住在山洞里了。”說着就扶姑娘下馬，砍下樹枝，和姑娘商量，选最好的地方把樹枝插下。

當他們第二天再到草原时，整个草原都变了样了：插樹枝的地方聳立着一座人世間再也找不到的華麗的官寨；四圍的草山上尽是牛羊；廣大的草原都变成了庄稼地；每个角落都有着無數聚居的氈篷。

百姓一羣羣地在草原上，有的放牧，有的在耕种和歌舞；各个氈篷里时时冒着一縷縷白色的炊煙，像輕紗一样，飄上天